

# 科学哲学方法论：走向语境化

魏屹东

(山西大学哲学系,山西太原 030006)

**摘要:**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在近一个世纪如火如荼的发展中,形成了逻辑经验主义、证伪主义、历史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种种流派。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它经历了非语境方法、拟语境方法、语境方法三个发展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形式。非语境方法包括实证方法、逻辑分析方法、证伪方法。拟语境方法包括知识整体方法、约定主义方法、操作主义方法、范式方法、研究纲领方法、研究传统方法、信息域方法、多元主义方法。语境方法包括历史实践认识方法、多元整合方法、语境论方法、再语境化方法、解释学方法。

**关键词:**科学哲学;方法论;非语境方法;拟语境方法;语境方法

**中图分类号:**NO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970(2002)03-0005-05

现代西方科学哲学从逻辑经验主义为标志到后现代科学哲学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中,伴随着语言学转向、解释学转向、修辞学转向和认知转向,其研究方法随着不同学派的更替,我认为经历了从单一的非语境方法到多元的拟语境方法再到结构与意义整体性的语境方法三个发展阶段。

## 一、非语境方法

这是科学哲学早期包括逻辑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在内的研究方法,它有种种表现形式,主要有实证方法、逻辑分析方法、证伪方法。

### 1. 实证方法

实证方法是从孔德实证主义开始经马赫主义一直延续到逻辑经验主义的基本方法论。它立足于两个方法论原则:一是经验方法;二是归纳方法。孔德首先提出了西方科学哲学的共同原则即实证原则,他认为科学是基于经验和归纳法的,科学的任务是经过观察和实验寻找规律,经验与归纳之外无科学。马赫主义把科学限定于经验之内,反对在经验之外谈论“本质”、“本体”等形而上学问题,如马赫的“要素论”认为世界由要素构成,要素即感觉经验,物质不过是要素的复合;阿芬那留斯提出“原则同格论”,认为“自我与环境是不可分割的同格”,存在的东西是感觉到的实体,即使实体消失,感觉仍然存在。也就是说,一切都依据感觉而存在。逻辑原子主义虽然抬高逻辑,但并没否认经验的基础地位,如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原子事实”就是最小的感觉单位,是原始状态的“感觉材料”;逻辑实证主义或逻辑经验主义如其名称所显示的那样,将逻辑与经验并列,以逻辑重建关系,以经验进行证实,作为其理论核心的“实证原则”就是以经验为基础的。就连其后的证伪主义者波普,尽管反对归纳法,但从反对经验,把

经验作为证伪命题的一个不可错的基础。总之,以上种种实证主义的共同点是,都认为科学知识是以经验为基础运用归纳法获得的,因为经验是最可靠的,它完全可以证明一个命题或定律的正确性,不能通过经验证实的命题或定律就不是科学命题,应加以排斥。因此,经验证实也就成为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实证方法将科学局限于经验范围内,堵死了由经验上升到理性的道路。它将私人经验作为科学的基础,不能保证科学知识的真理性和普遍性,以归纳法作为产生科学知识的惟一方法不能保证科学知识的确实性和普遍性。因此,实证方法在科学研究中遇到许多困难,有其自身的局限性。逻辑经验主义者石里克、卡尔纳普、亨普尔、莱欣巴哈等科学哲学家对实证方法作了进一步修正完善,提出了可验证性方法、概率确证方法、整体确证方法等,打破了经验证实的壁垒,向整体方法迈进了一大步。

### 2. 逻辑分析方法

逻辑分析方法是逻辑原子主义和逻辑经验主义的基本方法论。这种方法把逻辑注入哲学、语言和科学,使哲学、语言和科学逻辑化,其最大特点是对科学命题、定理、理论之间的关系及其语言作逻辑分析。罗素反对传统形而上学哲学的纯思辨的定性描述性语言,主张以逻辑分析性语言如形式逻辑特别是数理逻辑改造传统哲学,即以形式语言代替日常语言,目的在于澄清哲学与科学命题在表述上的模糊性。在他看来,哲学的使命就在于用逻辑澄清命题。罗素曾宣称逻辑是哲学的本质,逻辑分析就是对“科学常识”命题和意义从逻辑形式上加以处理,以消除模糊与混乱,弄清科学知识的真正意义。用石里克的话讲,哲学使命得到澄清,科学使命得到证实,科学研究的是命题的真理性和哲学研究的是命题的真正意义。因此,哲学是一种逻辑分析活动或是语言批判活动,对科学理论

收稿日期:2001-11-11

作者简介:魏屹东(1958-),男,山西永济人,山西大学哲学系教授。

进行逻辑分析,澄清其概念模糊和表述不清的地方。维特根斯坦为了让哲学能够说清和分清命题和思想而运用此方法,他认为哲学的困惑在于逻辑不清,主张用逻辑分析命题,他的语言图像说就是将命题(语名)看作实在的逻辑图像,要理解实在间的关系只需分析命题间的逻辑关系,而命题的意义在于它具有真实的事实图像。据此他认为有意义的命题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在结构上符合逻辑和句法规则;二是对实在有所陈述。在对科学语言的逻辑分析上维特根斯坦的方法是非语境的,但在确定命题的意义上则是语境方法论的。因为在他看来命题的意义由语境决定,语境是有结构的命题,这种符号系统一方面指向所指对象,另一方面又有自己的内在结构(语境)和内部语法与逻辑规则,这两方面构成了复杂的关系,从而使命题图像与其所指事实相关联。卡尔纳普和艾耶尔不仅十分重视科学知识语言的逻辑句法分析,也更注重语义分析,二者的结合使逻辑分析方法由语形层面向语形和语义统一层面推进,向语形、语义和语用统一的语境分析方法靠近了一步。

不过,逻辑分析方法的局限性恰恰是它对科学的研究限于形式语言层面。可以肯定,逻辑分析方法可以使哲学、科学命题及理论精确化、逻辑化、科学化,但用逻辑分析方法研究科学无疑不能对科学做出全面的了解。因为它是共时的而非历时的,是分析的而非综合的,是抽象的而非具体的。它强调科学理论的形式化分析而忽略了其命题意义的语境分析,把逻辑分析形式主义化和绝对主义化。

### 3. 证伪方法

证伪方法是波普科学哲学的核心,它是在批判逻辑实证主义方法基础上提出的一种逆向思维方法。用有限的经验事实证实一个全称命题是非常困难的,而用一个经验事实即反例证伪一个命题则相对容易些。证伪方法的逻辑基础是否定后件式 $[(A \rightarrow B) \wedge \neg B] \rightarrow \neg A$ ,是一种结论的真假已包含在前提中的演绎推理方法,与经验的归纳推理方法相对立。这种方法是有限证伪无限,从单称证伪全称。证伪作为划界标准也显示出方法论意义。证伪主义认为科学是可错的,科学研究过程是从问题开始的大胆猜测过程,科学的意义在于它的可证伪性即可反驳性,凡是可证伪的命题是科学的,否则是非科学的。一个理论可证伪性越高,它所断定的事物就越多,内容就越丰富,更具有说服力和预测力,同时也越便于进行检验,断定其真伪。拉卡托斯对波普的证伪主义作了研究与发展,提出了精致的方法论证伪主义。他认为波普的证伪主义的根本错误在于用经验证伪理论,提出“经验不能证伪理论,理论证伪理论”的观点。在他看来科学理论不是单个命题的简单堆积,而是彼此间有关联的命题系统,一次证伪不足以否定一个理论,一次证实也不足以肯定一个理论,而且科学史表明对科学理论的检验大多数情况下不是证伪而是确证。显然,拉卡托斯的证伪主义具有整体论的特征。但问题是,用来证伪旧理论的新理论的基础是什么呢?恐怕还是

经验。尽管拉卡托斯认为经验具有主观性和欺骗性而不可靠,但他并没有找到更好的基础譬如实践。

以上这三种方法之所以是非语境的,就在于它们不是用经验证实一个命题,就是用经验证伪一个命题或用逻辑对命题进行分析而不考虑命题的语境即命题的上下文,这显然是以偏概全,因为脱离语境的命题其意义是不明确的,这也就是这些方法具有局限性的原因。

## 二、拟语境方法

拟语境方法也称准语境方法,它克服了非语境方法的单一性、片面性的缺陷,从多元关联性着手较全面看待所研究的对象。它强调对科学命题的结构整体性研究,但缺乏对其意义的整体性探讨,不是完善的语境方法。我认为这种方法包括知识整体方法、约定主义方法、操作分析方法、范式方法、研究纲领方法、研究传统方法、信息域方法、多元主义方法。

### 1. 知识整体方法

知识整体方法是奎因研究科学理论的方法。奎因反对逻辑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区分,反对单个命题的证实或证伪,主张对命题系统作整体的证实或证伪。他认为科学是一个整体,是由不同层次的学科构成的知识统一体。依据知识整体观他建构了一个同心圆式的知识力场模型,在这个模型中,经验是边界条件,数学和逻辑处于圆心,理论科学如物理、化学处于中间层,经验科学、工程技术、应用科学处于最外层,与现实世界相连。可以看出,处于圆心的知识是抽象性知识,最外层是应用性知识,中间层是介乎抽象与应用之间的知识。从外层世界向里层是一个从感性上升到理性的认识过程。相反,从里层到外层是一个由抽象上升为具体的过程即由抽象的规定上升为思维的具体。因此,奎因的这一知识整体论模型较好地说明了科学知识的关联性。

### 2. 约定主义方法

约定主义方法是彭加勒解释科学理论的方法论。为了摆脱归纳主义的困难,彭加勒采用科学共同体共同约定原则来解释科学理论的生成问题。其核心思想是:科学概念、定律、理论等既不是对客观实在的反映,也不是上帝的创造物,而是科学家为方便而创造的符号或记号体系,并根据协商一致的原则而建立的框架系统,用来将事实组成一个前后连贯一致的知识整体。这种共同约定的框架统一体一经建立便具有了相对稳定性,尽可能保持完整,即使遇到危机与反常也只是改变或增加其外围的排列组合方式,基本框架不会改变。除去过分夸大人为约定的因素和实用工具主义的因素外,约定主义方法的整体因素是值得肯定的。

### 3. 操作分析方法

操作分析方法是布里奇曼寻求科学认识基点的方法论。他认为先验理性与先验逻辑是假定的认识基点,这事实上是不存在的。真正的基点是实验操作,概念是以操作来定义的,而不是以事物的特性来定义的。操作分为实验

操作和智力操作。实验操作也叫仪器操作,由于仪器主要用来测量物理参数,因此也叫测量操作;智力操作包括数学与逻辑运算和语言操作。操作主义作为方法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一切知识都应建立在实验操作基础上,一切概念都还原为一组特定操作;二是概念由操作决定,知识是相对的,其意义由操作给出;三是概念只有在实验操作中才能加以解释,超出操作范围只能作为一种外推重新验证。从语境的观点看操作分析方法具有以下两个特点:其一,认识主体、认识手段与认识对象内在关联在操作过程中,这三者是内在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彼此不可分的整体。由于测量者、测量仪器和测量对象的不可分性,测不准现象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因此,对测量过程进行分析就显得十分必要。其二,从操作活动给出概念、理论意义的实践解释。布里奇曼把意义与操作联系在一起,力图在操作实践中给出概念的意义。他认为语词的意义等同于和这个语词相对应的那些操作的总和,问题的意义等同于回答这个问题的那些操作。也就是说,概念和问题是否有意义必须看它们是否有一组实际操作与之对应。从语境观来看,意义是由操作语境决定的。一个陈述当且仅当可以根据操作实践决定其真伪时才是有意义的,那些虽有符合语法的形式,也可以理解,但不能根据操作判定真伪的陈述都是无意义的。也就是说,意义不是由文字给定的,而是由实际操作给出的。操作方法虽然将意义与操作相联系,但过分夸大操作的作用,忽视了人的理性,排除了一大部分并不能操作的知识,也忽视了概念产生的历史背景的作用。

#### 4. 范式方法

范式方法是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创立者库恩的方法论。范式概念是库恩借自希腊文用来说明他在科学史研究中获得关于科学发展规律的模式或框架。尽管他对范式没有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范式的用法也多达 20 余种,如指范例、科学共同体、专业基旨、模型等,显得有些模糊、不确定,但我们还是能够把握范式的含义。我认为范式是一个具有部分结构整体性和部分意义整体性特征的拟语境,它包括一定时期内科学共同体共有的世界观、方法论、基本理论、评价标准和规范,是从信念到理论再到实验层面的统一体。之所以说范式是拟语境是因为它具有语境的许多特点如结构性、整体性、社会性、历史性等,其含义决定了它对科学研究具有精神控制、定向聚焦、抵抗反常、指导实验的作用。科学研究在范式的控制范围内进行。由此看来,范式决定科学的发展速度、规模和模式,按照库恩的说法科学发展就是范式的转换,科学革命是范式发生转换的分水岭。从方法论来看,范式规定方法,范式发生转换,方法也跟着发生变化。范式不可通约,方法也同样不可通约,没有不变的范式,也没有不变的方法,就像语境规定意义和方法一样。在常规科学中,科学家运用共同的方法齐心协力解决共同的问题,常规科学史就是方法应用史。在科学革命时期,科学家首先面临的是方法论的选择,科学革命史就是方法选择

史。如此说来,科学方法的演变构成了科学发展的基本线索,范式转换是其总体轮廓。

#### 5. 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

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是精致证伪主义者拉卡托斯研究科学的方法论,其核心概念是研究纲领,类似于库恩的范式,因此也是一种拟语境。拉卡托斯认为研究纲领不是孤立的,而是具有内在严密结构、完整的理论系列。经验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一个理论,理论要靠另一理论证实或证伪。他的研究纲领是一个具有结构性的开放系统,我称之为科学理论的原子模型。该模型由原子核即“硬核”、核外电子云即“保护带”和“启示法”构成。“硬核”是科学理论的最基本的假设、基本概念和原理,当然是理论的核心,不容许改变和反驳,“硬核”改变就等于放弃了研究纲领。“保护带”是理论的初始条件和辅助性假说,保护“硬核”免遭反驳或改变。“启示法”包括正面启示法和反面启示法,相当于电子绕核运动时的向心力和离心力,前者在方法论上要求以“硬核”为中心积极发展研究纲领,后者要求不能脱离“硬核”,禁止将反驳的矛头指向“硬核”。也就是说,正面启示法告诉人们要遵循的研究途径,反启示法告诉人们要回避的研究途径。因此,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对科学方法有重要意义和作用。科学方法确定了“硬核”也确定了“保护带”,科学方法的变化导致研究纲领的变化。反过来,研究纲领的变化也伴随着方法的变化。

#### 6. 研究传统方法

研究传统方法是新历史主义者劳丹在扬弃范式和研究纲领的基础上,运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而提出的一种方法。研究传统是其核心概念。研究传统由某一领域一系列前后相继或同时并存的理论构成,它包括该领域的形而上学信念、方法论和认识论准则。一句话,是关于某一领域由一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构成的一系列前后相继的理论统一体。它具有明显的历史性、结构性和整体性,也包含明确的意义,因此研究传统也是一种拟语境。研究传统不仅强调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对理论的作用,而且主张不同理论的关联,主张在多因素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中研究问题,特别是研究概念问题,因为概念问题在他看来比经验问题更为重要。研究传统是进化的,它可以通过修正或改变其内部的边界条件,也可以改变核心理论。研究传统的进化意味着理论的语境的改变,从这种意义上讲,研究传统方法是某种意义上的语境方法。

#### 7. 多元主义方法

多元主义方法是历史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费耶阿本德的方法论。在科学理论的发展上,他反对归纳主义的事实积累观,反对证伪主义的经验内容增加,因为它们根本不能说明科学的根本变革,不能说明高层理论乃至世界观的更替。他主张理论的多元性,认为理论和事实之间,理论与理论之间可以不一致,不同理论不可通约。理论的多元性必然要求方法论的多元性,他反对把方法看成一成不变的有效标准,就像没有一成不变的理论一样。因为任何方法都总是与一定的宇宙观和一定的理论相联系。字

宙观、理论在变,方法也必然在变,因而没有固定的、绝对的方法论,他主张“怎么都行”。他的多元主义方法包括三个内容:一是反归纳法,目的是说明现存方法的局限性,告诉人们要接受与现存理论或事实不一致的假说。二是增生原理,其核心是要提出或引进与最成熟、最可信理论不一致的新理论、新方法、新观点、新观念、新的宇宙观,不要受现存理论的束缚;三是韧性原理,其含义是不要轻易放弃与事实或现存理论不一致的新假说,抓住不一致,揭示隐藏的原理,并通过批判的讨论完善新假说,推翻旧理论。这三个内容相互作用,构成科学实际发展的一个基本模式。反归纳法要求科学家不拘泥于一种方法,增生原理要求科学家提出各种理论,采用各种方法,韧性原理要求科学家坚持他认为是最合理的理论和方法。

### 8. 信息域方法

信息域方法是新历史主义者夏佩尔研究科学的方法论。“信息域”是夏佩尔科学哲学的核心概念,也是他的主要方法论。它是在批判逻辑经验主义的绝对主义和历史主义的相对主义的基础上研究科学合理性演变中形成的。在我看来,“域”就是一个有结构的系统,信息域中包含着意义,因而“信息域”也是一种拟语境。“信息域”是由许多信息项联结而成的信息群,信息项包括经验事实、观点、概念、理论、方法、信念等,它们之间相互作用产生一些重要的问题待进一步研究。信息域通过改变中心问题,增加或减少信息项而发展,不同信息项之间也可以通过合并、分化即重组而进步,从而构成科学发展的模式。“信息域”除具有整体性、结构性、意义性之外还具有历史性,它由证明是成功的、确信无疑的和与其相关的科学背景信念支持,具有时代性即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具有层次性即有大小之分,由此看来,信息域方法已十分接近语境方法。

## 三、语境方法

科学哲学方法在经历了单一非语境方法、多元拟语境方法阶段后开始走向结构整体与意义整体相统一的语境方法。这一方法由弗雷格提出语境原则开始,经语言学、语言哲学的发展逐渐渗透到科学哲学、科学史、科学社会学等众多学科中,已成为一种横断方法论。在科学哲学中的历史主义之后,从具有后现代性特征的科学哲学家开始关注并运用语境方法研究和分析科学哲学中的一些问题,形成了语境分析方法。我认为语境方法也有多种形式,主要有历史实践认识方法、多元整合方法、语境论方法、再语境化方法、解释学方法。

### 1. 历史实践认识方法

历史实践认识方法是瓦托夫斯基认识科学的方法论。他认为科学是理性的事业,而理性是根植于社会历史实践活动中的,是一种实践语境。在他看来,逻辑经验主义只关注科学发现事实的逻辑证明与辩护,证伪主义者波普关注创造性直觉的猜想与反驳,历史主义者库恩侧重非理性的格式转换,费耶阿本德关注的是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的多元性,新历史主义关注的是科学语境,他们都忽略了科

学发现的社会历史实践的作用。这样,科学发现问题长期被置于科学哲学视野之外,成了神秘莫测的心理研究范围。这种思维方式忽略了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现代科学的深入发展使主体对客体的主观干预上升为认识论的重要地位,同时认识又是在实践中展开的、认识的微观化与认识的实践化即语境化是紧密相联的,成为现代科学认识的主要方法论,构成了社会历史实践认识模式。也就是说,人的认识模式是随社会历史实践的发展而进化的,脱离了社会历史实践,科学认识是无法理解的。因此,他强调科学认识必须立足于实践。

### 2. 多元整合方法

这是萨伽德和邦格研究科学划界问题的方法论。他们认为科学划界是科学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他们既不同意单一的划界标准如实证标准、证伪标准、实用标准,也不赞同费耶阿本德、罗蒂等人消解科学划界的主张,他们运用多元整合思维方法,提出了多元划界模型。萨伽德主张科学划界的单元既不是单个命题也不是理论而是领域,领域是包括主体、客体、理论及其应用在内的社会化整体。根据领域这一元标准,他从逻辑心理学和历史的角给出了个多元划界模型: $S = [A, B, C, D, E]$ ,  $S =$  科学,  $A =$  关联思维,  $B =$  经验确证与否认,  $C =$  与竞争理论有关的理论评价,  $D =$  采用一致并简单的理论,  $E =$  不断建构能解释新事实的新理论。同时满足这些标准的即是科学,否则是非科学或伪科学。邦格提出了更完善、更精确的模型,他将科学作为知识领域定义为: $E = (C, S, D, G, F, B, P, K, A, M)$ ,  $E =$  科学知识,  $C =$  科学共同体,  $S =$  承认并支持  $C$  的社会系统,  $D = E$  的论域,  $G = C$  对世界的总看法,  $F =$  形式背景,  $B =$  特殊背景,  $P =$  问题组合,  $K = E$  所积累的特殊知识储备,  $A = C$  在提高  $E$  上所抱的目的,  $M =$  科学方法体系。这些元素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构成科学知识。其他知识和伪科学在上述十个元素的内容各不相同,据此将科学与伪科学区别开来。

### 3. 语境论方法

语境论(contextualism)作为方法论是与辩护的“回归问题”(regress problem)紧密相连的,它是一种具有战略性的纲领性方法。在辩护问题上,基础主义认为阻止辩护的回归或退却的惟一方法是运用“自我确证的基本信念”(self-justified basic belief),信念之所以基本和自我确证是基于信念本身的一些特性,因此,基础主义的任务之一便是确定内在于自我确证信念的内容的重要标准。语境论者反对把“自我确证的基本信念”作为回归问题的阻止者,因为这样无异于把需要进一步确证的信念作为标准。也就是说,这种所谓的“自我确证的基本信念”本身需要进一步确证或辩护。它是建立在没有确证的信念基础上的,这本身又构成一个新的回归问题即循环证明。语境论者认为阻止回归问题的最好方法是语境,语境是无需再确证的,它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一个命题的意义是由其语境决定的,并随语境的变化而变化。语境论者面临的困难在于如何解释一个未经确证的命题或陈述能为其他信念提供

辩护以及语境的最终形式化问题。安内斯(David Annas)认为辩护的标准与问题语境(issue-context)有关,问题语境由提出的特殊问题和包含命题的特殊境遇(situation)构成,它决定适当的反驳者集团(objector-group)。反驳者集团确定这样一些共同的标准如目标、社会实践、辩护的规范等,它们是适合于辩护的。这显然是回到约定主义的立场。尽管语境论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不足,其意义整体论的立足点是无可厚非的。

#### 4. 再语境化方法

再语境化方法是罗蒂的后现代科学哲学方法。“再语境化”就是对已有语境的重新设置与重新建构,以便对其中的对象的意义重新做出解释。罗蒂的“再语境化”是以自然主义为基底,以语境为基础的对现存语境的重新建构。在罗蒂看来,人们的思想是信念、欲望、语句态度之语境,这种语境不断接纳新的信念、欲望、语句态度而不断地生成新的语境。也就是说,语境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生成着,或者说语境是不断进化的。再语境化作为方法论有以下三个显著特征:一是一切在语境中生成,语境中包含了一切要素,所有要素的相互作用产生了一切;二是消解一切二元对立如主体与客体对立、理性与非理性对立、逻辑与历史对立、物质与精神对立,把客体消解成功能,把本质转换成瞬间关注点,把认识当作信念与欲望之间的编织,从而把表征彻底解构;三是所有语境一律平等,没有高层低层优劣之分。“再语境化”的目的是消除现存的占统治地位的“权贵式”特殊语境,因为真理是平等的,生成真理的语境当然也是平等的,不存在任何特殊真理,也不存在任何特殊的语境。因此,他主张消除传统的绝对真理的观念,代之以“再语境化”的真理观念。不过我们也应看到,罗蒂的再语境化没有完全超越语言的范围,他的后现代主义倾向也需要批判地汲取。

#### 5. 解释学方法

解释学方法是一种贯穿各门社会科学,能对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进行整合的横断方法,经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和利科等哲学家的努力日臻完善。它经历了由简单隐喻诠释到复杂的理性分析,由单纯的文本解释到整体的意义建构,由单一方法论到多元综合方法论,由语言层面到映射社会历史各个层面,由语句的形式分析深入到语句的语义分析的发展,其本质上是集结构整体性与意义整体性于一身的语境分析方法。解释是基于文本的,总是与特定的语言系统、符号系统相关联的,总是在特定的语言的形式结构中建构意义。而解释不仅是基于语言的更是基于理解的,凡不能理解的对象是无法做出解释的,更无法建构出意义,因此理解本身就一种语境即理解语境。在理解语境中才能完成由语言符号到命题判断再到确定指称最终给出意义的解释过程。也就是说,解释是基于语境的,而语境不仅是语形、语义、语用的统一体,也是本体性、结构性、历史性的统一体,一切解释都只能在其特定的语境中

进行,在特定的语境中完成意义的建构,脱离语境的解释是不存在的。因为理解与解释的过程说到底就是解释者在语境中重建文本并重新确定其意义的过程。作为方法论,解释学的本质特征在于它从整体的、综合的、历史的、实践理性的理解语境高度,对文本所含的信息进行接收、处理、转译、输出,将潜在的信息变成显在的现实意义,将模糊的意义变成确定的意义。

#### 参考文献:

- [1] 郭贵春. 后现代科学哲学[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8
- [2] 洪谦. 逻辑经验主义[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 [3] 江天骥. 当代西方科学哲学[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 [4] [德] 赖欣巴哈. 科学哲学的兴起[M]. 伯尼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3
- [5] Ronald N. Giere. Science without Law.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 [6] P. Hoyningen-Huene. Context of Discovery and Context of Justification Studies in 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18: 501-15, 1987.
- [7] R. Harre. Laws of Nature London: Duckworth 1993
- [8] C. A. Hooker. Reason, Regulation, and Realism: Toward a Regulatory systems Theory of Reason and Evolutionary Epistemology Albany: SUNY Press 1995.
- [9] David Annas. A Contextualist Theory of Epistemic Justification America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15: 213-219, 1978
- [10] Fred Dretske. The Pragmatic Dimension of Knowledge Philosophical Studies, 1981
- [11] D. Orange, G. Atwood, & R. Stolow. Working Intersubjectively Hillsdale, NJ: Analytic Press, 1997
- [12] G. Atwood & R. Stolow. Structures of Subjectivity. Hillsdale, NJ: Arcanson, 1984.
- [13] R. Stolow & G. Atwood. Contexts of Being Hillsdale, NJ: Analytic Press, 1992.
- [14] E. Thelen & L. Smith. A Dynamic System Approach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gnition and Acti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4.
- [15] N. Rescher. Methodological Pragmatism.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77.
- [16] H. Putnam. Reason, Truth, and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 [17] F. Suppe. Theories, Their Formulations, and the Operational Imperative. Synthese 25: 129-164, 1973
- [18] P. Suppes. The Role of Formal Method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In Current Research in Philosophy of Science, ed P. D. Asquith and H. E. Kyberg, JR., 16-27. East Lansing, MI: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Association, 1979
- [19] P. Thagard. Conceptual Revolu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 [20] B. Barnes, and D. Dudge. eds. Science in Context. Cambridge: MIT Press, 1982.

[责任编辑 尚东涛]